

齊東有巨海、札記有齊
諸二作リ、注索隱陸
林音注二作ル、云フ索
隱本諸、漢書文選ト合
ス、各本有二作ル、注
二因テ誤ル。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
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儲蘇林云。儲音洛。小洲曰。洛謂東有大海之洛也。南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音一喚反。○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

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之罘山在東萊。歷縣射獵其上。○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罘音浮。

傍曰勃澥。游孟諸。郭璞曰。宋之菽澤名。○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州菽曰孟諸。鄭玄云。望諸孟諸也。邪與肅慎為鄰。

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右以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

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不帶芥。索隱曰。張揖云。帶芥刺硬也。若乃假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

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

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也。是以王辭而不能復。曰。復。答也。何為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郭

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

王辭而不能復、札記王
辭而不復二作ル、云、索
隱本漢書文選ト合ス、
各本不下能字アリ、雜
志云、後人加ル所ナリ、
類聚漢書引テ無シ、
顏師古曰、復ハ反ナリ、
反報セザルナリ。

外私肅慎、顏師古曰、
私ハ與ニ通ズルナリ、

紫淵徑其北注正義其水
紫色注亦紫。札記云。漢
晉文選注此七字。疑
疑。是讀音。旁注誤入
。

郭璞注漢注案。札記
通出。湧出。沈水。沈
沈水。又。香灼。云
云。香灼。日。從。丹水。以
下。則。有。九。從。三。澗。水。以
下。則。七。案。澗。是。水。名。
除。丹。水。二。川。自。涇。渭
以下。適。足。三。八。川。則。是
經。營。乎。其。內。也。又。潘
岳。云。二。作。也。按。二。涇
渭。入。渠。下。澗。澗。限。下。。

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
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

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
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豳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丹水更

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
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
河澗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紫淵水。出根者之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

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為北。終始霸澗。出入涇渭。索隱曰。張揖云。新出藍田西北
陵入霸。霸澗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

出安定涇陽縣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華陰入河。鄠鄠
澆澆。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索隱曰。張揖云。鄠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鑄水在

南山。姚氏云。澆或作澆。澆水出鄠縣北注渭。澆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
注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澗豐鑄澆澆為八。香灼則云。計從丹水以下

至滿。除澆為行澆。凡九。從云澆以下為數。凡七。案今滿既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
適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澗豐鑄澆澆。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

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
川名在上。

四〇〇

四〇一

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
丘名。言有巖

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索隱曰。服虔云。丘名也。案兩山俱
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詞曰。馳椒丘且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

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
也。見南海經也。過乎泱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
經所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

阿而下。郭璞曰。
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穹石。大石也。堆
沙堆。埼。曲岸頭。音祈。

沸乎暴怒。洶涌滂濇。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浦橫反。濇音浦拜反。○索隱曰。司
馬彪曰。洶湧。跳起貌。澎濇。波相戾也。湧或作容。澎或作滂。

澤淳澍汨。索隱曰。司馬彪云。澤沸。盛貌。澍汨。去疾
也。○正義曰。畢泐密三音。汨于筆反。溜測泌滴。郭璞曰。溜測筆梅
四音。○索隱曰。司

馬彪曰。溜測。相迫
也。泌滴。相掣也。橫流逆折。轉騰激洌。索隱曰。蘇林
曰。流輕疾也。澎溲沆瀣。索隱曰。溲
亦作漑。司

也。○正義曰。澎音彭反。溲音祕反。沆胡朗反。漑胡代反。穹隆雲撓。索隱曰。服虔云。水急
旋同。如雲屈曲也。郭

璞云。水隴
起回窺也。蜿澶膠戾。索隱曰。司馬彪云。蜿澶。展轉也。膠戾。邪曲也。
宛善交戾。四音。○正義曰。蜿音婉。蟬音善。

曰。烏狹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踰
波。後陵前也。趨滄。輸於深泉也。莅莅下瀨。索隱曰。司馬彪云。
莅莅。水聲也。音利。批巖衝壅。正義
曰。批

洲淤之浦。顧師古曰。
水中居。ルベキ者。ナリ。ト
爲ス。淤。ハ。澗。ナリ。浦
ハ。水。澗。ナリ。
桂林之中。如淳曰。桂
樹ノ林ナリ。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顧
師古曰。汨音于筆反。
埃音貌。汨。渾流。ハ。澗
流ナリ。曲澗。ナリ。阿。曰
下。○
赴隘陝之口。漢書音義
作。ル。音狹。顧師古曰。
兩岸相迫近スル者。ナ
リ。

溜測泌滴。注案。溲。漢
音。結。反。擊。ナリ。○

蜿澶注正義。蟬音善。札
記云。此。ニ。據。レ。ハ。是
蟬見ル所。本。蜿。澶。ニ。作
ル。

師古曰溷音。勝布寫、師古曰、勝音許乙反、攪音、勝音八盛二作コルナリ。

窮奇象犀注索隱一角在頭、札記云、頭疑フ概ナリ、漢書注、一角在鼻、一角在額二作ル。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師古曰、其土地氣寒、暑二當リ凝凍シ、地之ガ爲ニ裂ク、故ニ冰ヲ涉リテ而テ河ヲ渡ルナリ、揭ハ衣ヲ露アルナリ。

苾勃。正義曰。晡暖。奄愛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徐廣曰。瞋音丑。人反。盼一作旄。軋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獮旄獠犛。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犛音狸。一音茅。軋案。郭璞曰。旄旄牛。獠似熊。庫脚銳頭。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獠白豹也。似熊。庫脚銳頭。骨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狸。又音茅。或以爲貓牛。毛可爲鬪。是也。沈牛塵麩。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正義曰。塵似鹿而大。按塵似水牛。赤首圓題。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窮奇象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食人也。○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庫脚。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浸凍不解。地折裂也。揭。寒衣。獸則麒麟角端。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據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曰。張揖云。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橐駝。蛩蛩驪駃。駃駃驪駃。正義曰。駃駃。桃徒二音。橐音託。駃徒河反。蛩音其。恭反。驪駃。頓奚二音。駃駃。決啼。於是

跌駃生レテ三日ニシテ其母ヲ超ユ、注決啼ノ上、札記音字アリ、云フ官本音字アリ、他本脫ス。高廊四注云云、師古曰、廊ハ堂下四周ノ屋ナリ、或坐ハ增室ヲ謂フ、曲閣ハ閣ノ屈曲相連ル者ナリ。華榱壁瑤。道。師古曰、榱ハ椽ナリ、華ハ之ヲ彫畫スルヲ謂フ、瑤ハ玉ヲ以テ椽ノ頭當ト爲ス、即所謂瑤玉題ナル者ナリ。一曰、玉ヲ以テ瓦ノ當ナ飾ルナリ、道進ハ閣道ノ聲ニ乘テ行クベキ者ナリ、謂フ、瀾閣ハ相連閣スルナリ。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師古曰、步欄ハ其下行歩スベキナリ、即今ノ步廊ナリ、其途長遠ニシテ、日ナ経テ之ヲ行クト雖モ尙達スル能ハズ、故ニ中途ニシテ宿スルヲ謂フナリ、欄ハ橋ト同ジ。夷榱築堂云云、師古曰、夷ハ平ナリ、山ノ高者ヲ謂フト曰フ、山

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跨。猶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谷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華榱壁瑤。索隱曰。韋昭云。裁玉爲瑤。以當椽頭。司馬彪曰。以瑤爲瓦之當也。輦道纒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閒陸道。中宿。言長遠也。夷榱築堂。疊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巖。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在巖穴底爲室。潛通也。臺上者。○索隱曰。服虔云。平。巖山以爲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突音一。弔反。釋名。以爲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厦。夏室寒。王逸以爲複室也。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捫天。奔星更於閭闔。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楯音食尹反。○正義曰。拖音徒我反。頤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青蚪蚴蠕於東箱。正義曰。蚴一糾反。蠕力糾反。象輿蜿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西清。山名也。○靈囿燕於閒觀。郭璞曰。靈囿。淳渚也。○索隱曰。韋昭云。古仙人。姓偃。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椽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王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臥日中也。醴泉

ナ平ゲ、而ア堂ナ其上ニ築キ、果蓋ナ爲ルナ謂フ、増ハ重ナリ、一重ナ一重ト爲スナリ。巖突洞注索隱突音一平反、錢大明曰、文選突ヲ突ニ作ル、漢書字詁シテ突ト爲ル、小韻突突ノ若ク然リト謂フ、非ナリ。仰攀而捫天、捫師古曰、擦ハ攀ナリ、捫ハ摸ナリ、攀樹ノ高、之ニ上スル者、俯視スレバ則地ヲ見ズ、仰テ其際ニ攀レバ、天ヲ摸スベキナリ。四清注、山出二字恐フカハ行ナリ。樂石振注振音辱、札記辱ヲ振ニ作ル、云フ誤テ辱ニ作ル、此音ナリ、索隱ニ依テ改ム。璚玉旁唐云、璚師古曰、旁唐ハ文石ナリ、璚字モト璚ニ作ル、璚漢書璚璚ニ作ル、郭璞曰、文理ノ貌ナリ。垂採宛琰、漢書垂採ナ垂採ニ作ル、如師古曰、璚古ノ朝字ナリ、朝采ハ美玉、每且白虹ノ氣アリ、光采上出ス、故

ニ高采ト名ツク、發夜光ノ璚ト音フ如シ、琬琰ハ美玉ノ名ナリ。於是乎盧橘夏孰云云、漢書曰、此一節苑中ノ草木果實ヲ言フ。櫻桃注索隱音汝蕭反、札記云、櫻字此音ナシ、當ニ櫻ナルベシ、集韻櫻支ノ櫻、因速切ノ下ニ入ル、下音烟ト合ス。櫻標、札記標ヲ奈ニ作リ、注標奈標也ニ作ル、云フ句誤アリ、合刻本注奈字ナシ。

沙棠標注似櫻、札記櫻ヲ標ニ作ル、云フ標ニ誤ル、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華汜檉櫨、錢大昕曰、漢書汜ヲ楓ニ作リ、檉ナ標ニ作ル、皆聲相近。國語音餘、錢大昕曰、漢書音邪ニ作ル、邪餘聲相近シ、郭景純國語物タルヲ詳セズ、按スルニ釋木ニ、劉劉杝、注劉子山中ニ生ズ、實梁ノ如シト、即此國ナ

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樂石振崖。

徐廣曰。振音辱。○索隱曰。如淳云。振音振。振盛也。李奇云。振。整也。整頓池。

水之崖。音之忍反。嶽巖倚傾。嵯峨磔磔。

徐廣曰。峨一作池。磔音難。磔音五合反。○索隱曰。埤蒼云。磔。高貌。磔音士劫反。磔音五楫反。又字

林音磔才市。反。磔五市反。刻削崢嶸。

正義曰。郭云。言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正義曰。郭云。珊瑚生

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

璚玉旁唐。

索隱曰。郭璞云。旁唐。言盤磔。

璚煊文鱗。

徐廣曰。璚音彬。煊音斑。

赤

瑕駁瑩。

索隱曰。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瑕。瑩。采點也。瑩音洛角反。

襍雨其間。

徐廣曰。襍一云。插。插一云。選。

垂

綏琬琰。和氏出焉。

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駟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斷其名于若華之玉。若華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

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孰。吳錄云。建安

有橘。冬月樹上覆葉。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黃甘橙棣。

徐廣曰。音。棣。橘屬。

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黃甘橙棣。

枇杷燃柿。

徐廣曰。燃音而善反。果也。○索

隱曰。張揖云。燃。燃支。香草也。韋昭曰。燃音汝蕭反。郭璞云。燃支木也。燃音烟。此說爲近。說文曰。燃。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燃棗以爲粉。音勤。

檉棗楊梅。

徐廣曰。檉音弋升反。檉棗似柿。○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

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荆楊。異物志。其實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蕪。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春

秋云。鸞鳥所含。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荆桃也。

隱夫鬱棣。搭榭荔枝。

徐廣曰。鬱一作夷。搭音苔。駟案郭璞曰。鬱。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若榭似

李。棣音速。榭音杏。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云。荔枝。大如雞子。皮盛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荔枝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

郭璞曰。馳。猶延也。音施。

郭璞曰。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檉櫨。

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

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檉。果名。檉似檉。葉冬不落也。

華汜檉櫨。

徐廣曰。汜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爲索也。○索隱曰。

古今字林云。檉。合檉也。郭璞云。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槩爲舍人曰。楓爲樹厚

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檉。平仲木也。亦云。火棗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爲仙也。

畱落

胥餘。仁頻并閭。

徐廣曰。頻一作賓。駟案郭璞曰。落。棧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棧也。皮可

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豬

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頻。棧也。姚氏云。棧一名櫻。即仁頻也。林邑記云。

史記評林卷一百一十七

二七

文選ト合ス、各本會チ
客ニ誤ル。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
獵云云、浸推陸曰、此
二至、始テ校獵ノ事ヲ
言フ。

出乎四校之中、顏師古
曰、文選非ナリ、四校
ハ校ノ四面ニ隔スルナ
リ、其數風縱恣ニシテ、
行テ校ノ四外ニ出ルナ
リ。

生貔豹、顏師古曰、生ハ
之ヲ生取スルヲ謂フ。

肉曰苞苴也。後宮內
人也。言宮館各自有。
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

六玉蚪。徐廣曰。以玉爲飾。駟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與。言有
雕鏤蚪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

折毛羽。染以五采。綴以
靡雲旗。正義曰。張云。飛熊
虎於旗。似雲氣也。

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
軒。革車也。

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

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
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

太僕御。大將
軍驂乘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索
隱曰。晉灼云。扈。大也。文穎曰。凡五校。今

言四者。一隨
天子乘輿也。

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
謂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

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
遮禽獸爲防。音去車反。

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
郭璞曰。貔。執夷
虎屬也。音毘。

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綠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
郭璞曰。貔。執夷
虎屬也。音毘。

搏豺狼。正義曰。搏。擊也。杜林云。豺。
似貓白色。說文云。狼。屬。

手熊羆。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黑色。熊。大於
熊。黃白色。皆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穴

而蟄。始春
而出也。

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
斤。手足。謂拍踰殺之。

蒙鶡蘇。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孟康云。鶡
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雞。

縵白虎。徐廣曰。縵。音符。駟案郭璞曰。縵
謂糾絡之。○索隱曰。張揖云。著

被函文。郭璞曰。著。斑衣。○索隱曰。與服志云。
虎賁騎。鶡冠。虎文單衣。即此斑衣也。

跨野馬。索隱曰。跨。
乘之也。

陵三
變之危。漢書音義曰。三
變。三成之山。

下積歷之坻。郭璞曰。積歷。阪名也。○正義曰。坻。音遲。積
歷。淺水中沙石也。坻。水中高處。言獵人下

此。倥倥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
也。鳥身鹿頭者。

弄解豸。漢書音義曰。
解豸。似鹿而

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
可得而弄也。○索隱曰。解。音蟹。豸。音丈。觸。反。

格瑕蛤。鉞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
猛氏。皆獸名。○索

胃驪裏射封豕。郭璞曰。驪裏。神馬。
日行萬里。封豕。大

或曰。厲水。顏師古曰。厲
ハ衣ヲ以テ渡ルナリ。
推蜚廉。漢書推ナ推ニ
作ル。顏師古曰。推。モ
亦之ヲ弄スルナリ。其
字。手ニ從フ。今流俗讀
テ推擊ノ推ト爲ス。其
義ニ非ズ。

儻復遠去。顏師古曰。
儻。儻然。疾速ノ貌。

流離輕禽。云注一作
有。札記有。惠。二作。レ。

云フ疑フ體ノ爛文ナリ、或正ニ體ニ作ル、顏師古曰、流離ハ之ヲ困苦スルナリ、狡兔健跳ス、故ニ之ヲ捷取スルナリ。

然則介注徐廣曰射準の曰、錢大昕曰、說文、射準の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樂以縣、鄭康成謂樂古文樂、假借字ナリ、亦蓋字ヲ借用ス、春秋傳陳之樂、楊注、琴ハ準ナリ。亂昆雞云云、郭璞曰、亂ハソノ行伍ヲ亂スナリ、遂促ハ皆之ヲ追捕スルナリ。

掩焦明注正發覓尾、札記覓ナリニ作ル、云フ各本以ナリニ誤ス、綴漢五行志、樂汁圖微チ引クニ依テ改ム。

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爲羣。

軼赤電。遺光耀。

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速也。

追怪物。出

宇宙。正義曰。怪物。謂游鳥飛虻也。張揖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許慎云。宙。舟與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

彎繁弱。

正義曰。上鳥繁。反。文穎云。彎。牽

魯公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

滿白羽。

正義曰。文穎云。引弓。盡箭鏑爲滿。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

射游臬。

櫟蜚虺。郭璞曰。梟。鳥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飛虺。鹿頭龍身。神獸。櫟。稍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

藝殪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仆音赴。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颺。

正義曰。颺。音必遙反。

爾雅云。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颺。

乘虛無。與神俱。

正義曰。張揖云。虛無。寥廓。與天通。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玄鶴亂昆雞。

徐廣曰。麟音羶。○正義曰。麟音羶。羶。鶴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

適孔鸞。促鵠鷄。拂鷺鳥。捎

鳳皇。

漢書音義曰。適。秦由反。鷺。鳥雞反。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鷺鳥。也。○正義曰。捎。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雁前。鷺後。雞啄燕頰。蛇頭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皇。

捷駕雛。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

○索隱曰。張揖云。鷺。明。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微曰。鷺。明。狀似鳳皇。宋夏曰。水鳥也。○正義曰。按長隊。疎翼。覓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

而還。招搖乎襄羊。

索隱曰。郭璞曰。襄羊。猶仿佯。

降集乎北紘。

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

率乎

直指闡乎反鄉。歷石闕。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

徐廣曰。雉音支。闡。案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

下棠梨。

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

息宜春。

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西南三十里。

西

馳宣曲。濯鷓牛首。

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

登龍臺。

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

正義曰。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

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

徐廣曰。鈞。音人。久反。

觀徒車之所。麟櫟。

正義曰。麟。跋也。櫟。轍也。

乘騎之所。蹂若。

徐廣曰。蹂。音人。久反。

人

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頽。

徐廣曰。音劇。

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

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

天之臺。

索隱曰。張揖云。臺。高上千皓天也。

張樂乎鞞鞞之宇。

徐廣曰。鞞音葛。○索隱曰。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

撞

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郭璞曰。木質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

萬石之鉦。漢書鉦。廣二作。鉦。惡。所以

息宜春注萬年ノ下、札記縣字アリ、云フ宮本縣字アリ、各本脫ス。濯鷓牛首、顏師古曰、濯ハ船ヲ刺ス所以ナリ、鷓ハ即鷓首ノ舟ナリ、濯音直孝反、按ニ濯相ニ同シ。

觀徒車之麟櫟、札記觀字ナシ、云フ各本徒上觀字ナリ、漢書文選ニ依テ刪ル。窮極倦頽云云、郭璞曰、窮極倦頽ハ疲憊ナリ、憚惛伏ハ驚怖シテ動カザル貌。

百姓之被其尤也、顏師古曰、尤、過ナリ。

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也。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鄆陽令。為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後以為牂牁。僰為二郡。僰音步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案巴蜀二郡名。郡又多。

四二〇

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漢書曰。用軍興法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誄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

四二一

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變ナリ、楊慎曰、不然、道路非理ノ患ヲ謂フ。

皆攝弓而馳、張揖古曰、攝ハ弓ヲ張リ矢ヲ注イテ、而テ之ヲ持スルヲ謂フ。

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

本意未嘗合發兵

稱過于使者

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

索隱曰。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與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與法制。故驚懼蜀人也。

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出脫武帝

亦實百姓不是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

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燧。縣著枯棹頭。有寇則舉之。

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奠漉米藪也。音一六。

皆攝弓而馳。

索隱曰。攝音女。

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

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

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索隱曰。如淳云。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

位爲通侯。居列東第。

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

臨爲至愚、張師古曰、臨ハ行ノ迹ナリ、終ニ愚ナリ以テ死シ、後葉傳稱ス、故ニ之ヲ臨ト謂フ。

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

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

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

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紀。力反。亟。急也。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

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曰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邛笮之君長索隱曰文穎云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皆屬越嶲郡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

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

於南夷索隱曰張揖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嶲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

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

公卿表太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史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

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

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矙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以

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

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本或作當蓋後人改爾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

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除邊關關益斥張揖云

者舊傳謂之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叟一也

斥廣索隱曰張揖云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也西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云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也南

至牂牁為微索隱曰張揖云微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嶲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

孫水孫水以通邛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犍道通南中置越嶲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笮王首置牂牁郡也還報天子

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

史記評林卷一百一十七

四三

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

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

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

六世正義曰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云湛音沈羣生澍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卻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

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滿一或作蒲

也結軌還轅索隱曰張揖云結屈也軌車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

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

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綱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

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願師古曰、紛紜ハ盛ナル貌、汪濊ハ深廣ナリ。

結軌、札記軌ヲ軌ニ作リ、注索隱下音徹漢書作軌張揖曰結屈也二作ル、軌車迹也四字ナシ、云フ索隱本軌、雜志云、今本軌ニ作ルハ、漢書ニ依テ改メシナリ。

余尙惡聞若說、顏師古曰、若ハ如ナリ、僕猶此ノ如キノ說ヲ聞クテ惡ム、況ヤ遠識ノ人ナヤト言フナリ。

固常之所異也、札記云、毛本常下入字アリ、漢書文選ト合ス。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僊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

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

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

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

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鳥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驪陳其略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案常人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

ハシテ疏通シ、以テ道ヲ開クヲ謂フナリ。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此下言廣成天下是如之意使疏逃不閉索隱曰逃遠言其疏

遠者不被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闇書作習爽三蒼云習爽早朝也習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禔音支

安也音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哀世之陵

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

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

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

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闕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

帝之德漢比爲滅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滅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滅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滅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

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

上咸五下登三、相師古曰、咸ハ皆ナリ、漢德五帝ト皆盛ニ、而テ三王ノ上ニ登ルヲ言フナリ。

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唱

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

之形容對父老辭屈之狀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敝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

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

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

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盩厔縣東南二里上

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爲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

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曰張揖云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

也捷言慶忌索隱曰張揖云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

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

勇期賁育注音奔ノ下、札記孟字アリ、云フ官本孟字アリ、各本脫ス。

犯屬車之清塵、顏師古曰、屬、相連、橫、結、ニ、ザ、ル、ナ、リ、フ、ナ、リ、ハ、行、テ、塵、ヲ、起、ス、ナ、リ、フ、ナ、リ、消、ト、日、フ、者、ハ、尊、貴、ノ、意、ナ、リ。

時有銜檄之變、顏師古曰、檄、車、ノ、鈎、心、ヲ、謂、フ、銜、檄、ノ、變、ハ、馬、銜、或、ハ、斷、エ、鈎、心、或、ハ、出、テ、レ、バ、則、傾、敗、ヲ、致、シ、以、テ、人、ヲ、傷、ク、ル、ヲ、言、フ、ナ、リ。不亦難矣、札記云、不亦疑、フ、倒、ス、文、逆、同、シ、漢、書、亦、字、ナ、シ。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

索隱曰、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

駭不存之地。

索隱曰、謂所不

慮而猛獸犯屬車之清塵。

蔡邕曰、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乘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

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曰、孟子云、逢蒙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

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

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

徐廣曰、檄音巨月反。鈎逆者、謂之檄矣。○索隱曰、張揖云、銜、馬勒銜

也。檄、馬口長銜也。周遷與服志云、鈎逆上者為檄、檄在銜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檄而御驛馬是也。

而況涉乎蓬蒿馳乎

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

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

索隱曰、張揖云、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也。非謂畏簷瓦。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

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

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

其辭曰。登陂陀之長阪兮。

索隱曰、陂、普何反。陀、徒何反。

全入曾宮之嵯峨。

漢書音義曰、全、義曰、全

並也。○索隱曰、全、步寸反。

臨曲江之隈州兮。

漢書音義曰、隈、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隈、音祈。隈、即崎字。謂曲岸頭也。有

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

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澁澁

兮。

徐廣曰、徑音力工反。○索隱曰、徑、古江反。晉灼曰、徑音籠。古籠字。蕭該云、徑、或作籠。長大貌也。

通谷豁兮。豁、澗也。

索隱曰、豁音呼。含反。彌音呼。加

反。汨減嗚習以永逝兮。

索隱曰、汨、于筆反。汨、減、疾貌也。嗚音。許及反。漢書作報。報、然、輕舉意也。

注平臯之廣

衍。觀衆樹之塢蔘兮。

索隱曰、蔘音。愛、謂隱也。

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

哀二世行失也、顏師古曰、宜春、ハ、モト、秦ノ離宮、胡亥此ニ於テ園樂ノ殺ス所ト爲ル、故ニ其處ニ感シテ之ヲ哀

通谷豁兮、澗、顏師古曰、豁音呼活反、豁ハ大開ノ貌ナリ。

ノ貌、差錯ハ交互ナリ、
雜糅ハ重果ナリ、
雜糅ハ相入ル貌、
所從ハ相入ル貌、
ハ乘盛ノ貌、
ハザルナリ、
按ニ抄據ハ細ナリ。

越五河注仙下二、
經字アリ、
錢書石漢書注ニ依テ増ス。

西望崑崙注、
蔡云ニ誤リ、
國字アリ、
本說ス、
於西北隅ニ出於崑崙、
作ル、
軌物洗忽、
明ナラザル貌。

雜選膠葛以方馳。

索隱曰：廣雅云。膠葛驅馳也。

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

索隱曰：衝音昌勇反。

從音息元反。

滂溲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

壇以陸離。

徐廣曰：壇音坦。

徑入靈室之杯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岷巖。

鬼礪。

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辭曰：贊鬼谷於北辰也。○正義曰：岷巖鬼礪不平也。

徧覽。

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

正義曰：顏云：五色之河也。仙云：紫碧綠青黃之河也。

經。

營炎火而浮弱水兮。

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物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傳達山南。

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傳達山一名崑崙山其山爲主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肅張掖縣南山下也。

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

漢書音義曰：總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也。使。

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徐廣曰：媧一作貽。媧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正義曰：姓馮名夷以庚日好溺死人以。

庚日好溺死人以。

時若夔夔將混濁兮。召屏翳。

正義曰：應云：屏翳天神使也。韋云：雷師也。誅風。

伯。正義曰：張云。

而刑兩師。

正義曰：沙州有兩師祠。

西望崑崙之軋。

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

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爲楹。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秦亡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差之西。卽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傳達山亦名建山。達山亦名崑崙山。恆河出其南。吐獅子口。經天竺。入達山。媧水今名爲泚海。出書於西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人西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濛澤。漚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

兮。直徑馳乎三危。

三危山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

排闥闥而入帝宮兮。

正義曰：韋昭云：闥闥。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闥闥之門。

載玉女而與之歸。

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舒闥。

風而搖集兮。

正義曰：張云：闥闥。在崑崙闥闥之中。楚辭云：登闥闥而縶馬。

亢鳥騰而一止。

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

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

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

吾乃今日睹西王

母。儼然白首。

徐廣曰：儼音下沃反。○索隱曰：儼音鶴。○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儼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載勝而

穴處兮注勝代、札記云、漢書注代字ナシ、疑フ下ニ涉テ行ス。

呼吸沉瀟、應劭曰、沈瀟ハ北方夜半ノ氣ナリ。

始侵薄而高縱、錢大昕曰、漢書注代字ナシ、疑フ檢ノ如シ、徐音熾、非ナリ、說文、熾字、旁ニニ从フ、棘變水ト相シ。

穴處兮。

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勝。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也。

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

正義曰。張

云。三足鳥。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之北。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

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

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

徐廣曰。噉音祈。小食也。○案。章昭曰。瓊華。玉英。

媮侵薄而高縱。

兮。紛鴻涌而上厲。

徐廣曰。媮音熾。○索隱曰。漢書媮。作傑。傑。仰也。音禁。媮音魚錦反。

貫列缺之倒景兮。

涉豐隆之滂沛。

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隆。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按。豐隆將雲雨。故云滂沛。

馳游道而脩降兮。

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

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

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

漢書音義

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

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而獨存。

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伊上古之初肇云云、顏師古曰、肇ハ始ナリ、吳穹ハ天ヲ謂フ、初始天地アツテヨリ以來チ謂フナリ、辟ハ君ナリ、迄ハ至ナリ、逆聽者風聲、顏師古曰、風聲ハ道風聲ヲ謂フノミ、雅頌ニ繫ルナキナリ、紛綸葳蕤、注索隱論沒也、札記云、紛ハ沒ノ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曰。撰。一作選。○索隱曰。率邇者踵武。○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文穎云。選。數也。

逃聽者風聲。

徐廣曰。逃。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索隱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紛綸葳蕤。堙

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淪。沒也。葳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

續昭夏。崇號

義ナシ、各本論沒也ニ作ル、然ラバ則小司馬本正文水ニ從フナリ。

爰周郡陸注京甫諡曰王季宅程、札記宅程ヲ徒郡ニ作ル、云フ舊別游本郡、各本程ニ作ル、下並ニ同ジ、按ズルニ此郡形近キヲ以テ、故ニ疑フ郡ト爲ス、程字ノ若キハ、則相及バズ。

同注生於畢程、札記云、生當ニ卒ニ作ルベシ。

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索隱曰：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馴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軒轅

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邗隆。徐廣曰：邗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

乎。或爲脛。北地有邗邗縣。脛大也。音質。馴案漢書音義曰：邗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邗大也。盛也。樊光云：邗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

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而後陵夷衰

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效乃絕。馴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

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違也。湛恩濛涌。

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緝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緝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

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

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滂涌原泉。韋昭曰：漢德滂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

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峰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徐廣曰：音行。馴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專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行。馴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

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

闊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始爲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面。向也。然後囿駟虞之珍

羣。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藁一莖六穗於庖。

徐廣曰：藁。瑞禾也。

徐廣曰：藁。瑞禾也。

徐廣曰：藁。瑞禾也。

古音鹿ハ讀ノ如シ、韻師古曰、湛讀テ沈ト曰フ、沈ハ深ナリ、既洪ハ皆大ナリ。○二后ハ、夏商ヲ謂フナリ、均ヨリ以後、述ル所惟周ノ事、故ニ以テ只股ニ崇冠スト爲スナリ。○都攸卒注都於卒終也、錢大昕曰、都於ハ都於ノ文ナリ。○滂涌原泉、札記漢書音義ニ作テ、注同ジ、云フ案漢書音義、漢書文選ト合ス、字類引ク亦同ジ、今本並ニ漢ニ誤ル。○日又作峰讀ノ下、札記曰、泝ニ字アリ、云フ章強ニ解義自ラ明カナリ、師古誤ニ據テ泝ナシ、小司馬遂ニ其誤ナク、按ニ師古曰、泝ル如キチ音フ。○物濡浸潤、師古曰、盛大ノ意ナリ。○旁魄ハ廣被ナリ。○邇陝云云、漢書陝ナ隘ニ、泝テ末ニ作ル。○藁一莖六穗於庖注云、楊慎曰、徐獲金云、

聖字諸解、惟德德之ナ
得タリ、徐廣瑞不慮說
ナリ、字林亦此文ニ據
リ、而ア之ヲ傳會スル
ノミ。

招翠黃乘龍於沼、類師
古曰、孟說非ナリ、翠
黃及ビ乘龍ナ池沼ニ招
致スルナリ、孟
說ハ孟廣音讀ノ說ナ
リ。

觀號以況榮、錢大昕曰、
蓋讀ア盡ノ如シ、文類
明シテ合ト爲ス、號ニ
合フハ、猶符ニ合フト
言フ如キナリ、小類以
テ語辭ト爲ス、注ニ似
タリ。
注廣案、札記聲廣ニ作
ハ、云フ原誤例ス、今
正ス。

且天爲質問、錢大昕曰、
漢書閣下示字アリ、下
ニ屬シテ讀ム。

也。馴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曰。鄭
德云。藻擇也。說文嘉禾一名藻。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藻也。
徐廣曰。抵音底。馴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觥角也。
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爲牲也。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

龜。馴案漢書音義曰。餘。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
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

志曰。警黃其何不下來。余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
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麟。背上有兩角也。

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圍爲奇物。譎詭。假儻窮變。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

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惡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

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爲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爲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

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讓。德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

贊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

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

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爲名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

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塾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考合前代之君。揆其榮而相比。況以爲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

賜榮名也。於義爲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連。文致分有華蓋之謬也。上

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陛下謙

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馴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

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泰山梁父也。○索隱曰。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挈

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爲

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

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冀。亦各竝時而榮。

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

說者尙何稱於後。

徐廣曰。若無封

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

而云七十二君乎。

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就時而榮貴。盛有濟世之勳。而屈者。謂言

抑屈總不封禪。使說者尙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

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

索隱

曰。文穎云。越。踰也。不爲。苟進踰禮也。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

漢書音義曰。款。誠也。謁。告之報

也。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

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

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

事。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視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

猶兼正列其義。校

飭厥文。作春秋一藝。

徐廣曰。校一作被。被。猶拂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

述大義。將襲舊六爲七。

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爲七也。

據之無窮。

徐廣曰。據一作臚。臚。敘也。○索隱曰。廣雅

ナリ。頓節古曰。禮ハ布ナリ。

云。據。張舒也。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索隱曰。胡廣云。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

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

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

宜

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

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

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

瑞廣大。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甘

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徐廣曰。何所畜邪。畜。嘉穀。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汎尊濩之。

徐廣曰。古布字作專。○索隱曰。胡廣云。汎。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偏布散無所不濩也。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索隱曰。小顏云。

甘露時雨云云。頓節古曰。兩篇游沛トシテ。其深以テ游泳スベキナリ。○波。滲漉云云。頓節古曰。滲漉ハ潤澤下究スルナリ。故ニ生トシテ育セザルナキナリ。

其儀可嘉。札記志疑云。蓋其儀可嘉。上下文。詩。ト合ス。文選亦嘉。二。賦。ス。

漢灼燿燿。札記注。燿。二。作。ル。云。フ。舊。刻。毛。本。燿。他。本。燿。二。作。ル。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方。有。日。龍。至。陽。物。ナ。其。世。二。顯。見。ス。漢。受。命。符。ヲ。昭。ニ。シ。以。テ。衆。庶。ヲ。覺。寤。ス。ル。所。以。ナリ。依。類。記。寓。論。以。封。禪。札。記。託。託。二。作。ル。云。フ。舊。刻。託。漢。書。文。選。ト。合。

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

白質黑章。

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

徐廣曰。旼音曼。和貌也。能一作態。騶案漢書音義曰。曼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

蓋

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

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

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

索隱曰。文穎云。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

漢書音義

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索隱曰。詩人云。鹿鹿濯濯。注云。濯濯。嬉遊也。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

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索隱曰。胡廣云。宛宛。屈伸也。

采色炫燿。熿炳輝煌。

徐廣曰。熿音晃。輝音魂。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

索隱曰。文穎云。正陽。陽明

也。謂南面。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索隱曰。如淳云。書傳所載。揆其比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騶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

依

類記寓。諭以封禪。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禪。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也。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

ス。集解ニ據レバ、則本是託字ナリ、他本記ニ作ル、非ナリ、方苞曰、天必諄諄然漢ニ封禪ヲ命ゼズ、而ヲ物類ノ祥ニ因リ、以テ其意ヲ寄寓シ、而テ之ヲ諭スルヲ言フナリ。舜在假典、頓前古曰、在ハ察ナリ。

太史公曰云云、王鳴盛曰、漢書ノ贊、全ク其文ヲ用フ、但首ニ於テ司馬遷解四字ヲ加ヘ、末尾余采其語云云ヲ刪ル、大約史記一書、後世妄人ニ附益セラルル其多シ、揚雄云云、乃班氏ノ言、余采其言云云、仍是司馬氏ノ元本ナリ、何人カ妄ニ班ヲ取テ、以テ司馬ヲ益シ、

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

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

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

遂先禮中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二里。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

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

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

章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

文微。若隱公見弒。易本隱之以顯。

章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

也。易以天道接人事。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

章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黎庶

也。○索隱曰。張揖云。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

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章昭曰。小雅云。人志

遊ニ此意ヲ成スヲ知フ
易本隱之以顯、札記云
之以漢書以之ニ作ル、
索隱ニ據レバ、則見ル
所ノ史、モト漢書ト同
ジ、今本誤例ス。
小雅云注奉昭曰小雅
云人、札記云之ニ作
ル、云フ之ヲ云ニ賦入、
汪校改ム。

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己
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己得失及之於上也。 所以
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
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
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贊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馴馬還邛百金
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楊慎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
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
揚子校獵得之。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乃記自少及長其身行事而已
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為美談恐
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王維楨曰傳中敘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檄通西南夷詰問諫獵書宜春宮賦大
人賦封禪書竝見相如優於文才而短于行檢。

凌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如此。

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當
其時謂可乘筆託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
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夸心之所致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終

四五三

四五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
 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
 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
 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
 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
 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
 理厲王母。令呂

高祖十一年十月、札記
志疑云、十月當二七月
二作ルベシ。

魏敬到之注刺到、札記
刺到ニ作ル。

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

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索隱曰漢書作裏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椎也。令從者魏敬到之。正義曰到古鼎反。到謂刺到。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

四五五

蓋車漢書蓋車ニ作ル、
顏師古曰、蓋車ハ人輓
行シ、以テ兵器ヲ載ス
ルナリ。

宗正臣逸、廷尉臣賀、
備盜賊中尉臣福、錢大
所曰、漢書公卿表、此
三人ノ名ナシ、札記志
疑云、廷尉賀、何人ナ

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

知ラズト雖モ、然レドモ公卿表、孝文三年ニ於テ、張延尉ヲ書スルノ誤ヲ證スベシ。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札記此下、索隱案、謂有罪之人、不得關內侯及二千石ト注ス、云フ奉以九字當ニ一句讀テ作スベシ、如說之ニ近シ、環及ビ索隱皆其義ヲ失ス。

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瓊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

明其姓大夫也瓊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

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

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

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

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萌忌謀殺以

閉口索隱曰前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閉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証也實葬肥陵証

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伴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

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

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

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

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

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

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

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

爲命棄市罪、札記命上亡字アリ、云フ毛本亡字アリ、漢書ト合ス、他本並ニ脱ス。

秦又請長、凌稚隆曰、秦
ハ即淮南丞相ナリ。

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請召治忌。忌聞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樂彥九折。阪又有郵置。顯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嚴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居。樂彥云。妾者從去也。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蓆。臣等

四五八

令復之、札記合ナ今ニ
作ル、云フ浚本今ナ今
ニ誤ス。

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伏後案。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持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

四五九

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
札肥送之遂二作ル、云
フ毛本送、他本並二送
ニ誤ス。

子賜爲周陽侯、札肥賜
周二作ル、云フ各本周
陽二作ル、考諸縣傳送
者誤、漢書表傳二據テ
改ム、下同、志疑說同
シ。

不能相容注云云、顏師
古曰、糞說是ナリ、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索隱曰。案劉氏云。袁
盎此言亦太過也。

上卽令丞相

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

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

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

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書音義曰。
尺布。斗粟。猶

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
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

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

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實
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

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
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

四六〇

王爲厲王。

正義曰。諡法云。
暴慢無親曰厲。

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

王喜復故城陽。

索隱曰。故城陽
景王章子也。

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

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

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

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

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
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

伏後案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

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

王濟北所以襲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
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
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

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
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

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

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
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

反疑甚、札記云、
反疑之倒ナリ、下文其
反疑益甚ト云フ、
相同ジ。
有女陵葬、札記疑ニ作
ル、云フ蓋刻本同シ、
各本詳ニ載ス。
中調長安注徐廣曰采察
之名也、札記云、索隱
引テ探察ニ作ル、此采
字疑フ誤ナリ。

變諸侯竝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
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
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調
長安徐廣曰調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調捕也孟康曰調音偵西方人以反閉為偵劉氏及包愷
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 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
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
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

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

聞郎中靈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

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

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

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靈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

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

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四六五

四六四

中尉宏注姓股。札記志疑云。公卿表。是股容ナリ。

廢格明昭當棄市。注而被字衍ナリ。札記ナシ。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股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靈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靈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鼓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

道從長安來注、札記如淳ノ上、索隱道長安來ノ句アリ、又丞ヲ承ニ作ル、雄志云、道即從ナリ、漢書道長安來ニ作ル、史本一進ニ作リ、一從ニ作ル、後人誤テ之ヲ合スルノミ。日夜與伍被左吳等云、札記志疑云、漢書伍被ナシ、注索隱道下古字アリ。

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竝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

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

秦絕先王之道、札記聖人之道ニ作ル、云フ蔡中統游王毛本聖人ニ作ル、他本先王ニ作ル。

還爲僞辭、札記雜志云、
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壘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州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

令名男子若振女、振女、
候ト通ズ、候ハ振ナリ。

正王不來注正義闕文、
札記雜志云、此及ビ
後武關ノ正義、皆闕文
二字アリ、發後人ノ記
スル所ナリ。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
來、札記志疑云、漢書

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壘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州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

止王兩越ニ作ル、此上
ノ不來ニ因リテ誤ル。

內鑄消銅、札記志疑云、
消當ニ銅ニ作ルベシ。

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

有萬倍於吳楚之時、札
記吳楚之秦、志疑ノ説
ト合ス、各本於吳楚ニ
作ル、毛本於字ナシ。

王氣怨結、札記禮志云、
三字衍ナリ、漢書被因
流涕而起ニ作ル。

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

乃深購、札記云、毛本
亦稱之於弘ニ作ル。

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

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
 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
 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
 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
 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
 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
 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
 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
 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

廣長榆、短師古曰、長
 榆、朔方、在、即、衛
 青、所、云、榆、塞、塞、是
 乃、或、之、榆、中、
 口、

四七二

四七三

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
 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
 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
 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
 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
 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
 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
 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
 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
 曰或有一言之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且吳何知反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漢將一日過成臯
 交以死報之矣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

男子之死者云云、淺
 穉曰、男子ノ死ス、
 所ノ者一言ハ、此レ伍
 被己ノ爲ニ死スルヲ激
 發スルヲ、吳何知反
 ハ、吳、反スル所以ナ

者四十餘人。

如淳曰言吳不塞成阜口而令漢將得出之。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阜之口。

漢書

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章昭曰淮南臣名○正義曰成阜故在河南淝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

塞轅轅伊闕之道。

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

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

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阜之口

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

正義曰即成阜關也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

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

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

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

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

適戍之衆鏃鑿棘矜也

徐廣曰大鏃謂之剗音五哀反或是鏃乎○索隱曰劉氏鏃音吾裏反鏃音自各反又鏃鄒音機鏃音廉

公

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

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

父不寧

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

索隱曰茲消反

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

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

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

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

惜乎持正不終

知不、故二漢將、
成阜、過、
先要成阜之口注正義
水、錢大昕曰、蓋犯水、
關、

有耐罪以上注歷劾曰、
札記耐字耐二作ル、云
フ各本耐字耐二誤ス、
意下蘇林ナ杜林ニ作ル、
云フ杜ナ蘇ニ誤ス、並
ニ漢書高紀注ニ依テ改
ム。

詔獄逮書、札記志疑云、
逮字當ニ書下ニ在ルベ
シ、誤倒ナリ、一本書
下以逮二字アリ、亦非
ナリ、按ズルニ蘇則毛
本漢一本ナ引キ、逮書
下以逮二字アリ、按ニ
漢書亦詔獄書ナ句ト爲
シ、逮書侯太子幸臣ニ
作ル。

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
將軍、方苞曰、淮南一
日兵ヲ發シテ反セバ、
其使フ所ノ人、即大將
軍ヲ刺殺スルナリ。

下雉之城注案際全爾
反、札記全ナ徐ニ作ル。

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
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爲丞相御史請書。
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死。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祭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爲耐。二歲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 赦令除其罪。產
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
僞作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
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
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官。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
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日。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
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 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欲之耳。章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
徐廣曰。在江夏。囑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曰。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 彊弩臨江而守。以禁

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

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至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癸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

設首爲之畫反謀。札記
之王。王之作。云。游
之本。王。之。作。中
統。劉。游。本。謀。計。
作。九。江。郡。注。徐。廣。云。
札。記。拾。遺。云。陳。縣。八
淮。陽。郡。都。南。六。安。二
其。地。有。ス。ル。ヲ。得。ス。
又。漢。志。二。據。之。六。安
關。ハ。乃。衡。山。ノ。故。地。ナ
リ。此。注。當。ニ。衡。山。王。傳
未。ニ。在。ル。ベ。シ。按。ズ。ル
ニ。拾。遺。此。條。刊。本。誤。ナ
リ。汲。鄭。傳。ニ。入。ル。亦。傳。寫
ノ。誤。ナリ。

日夜從容王、錢大昕曰、
從容、漢書從與ニ作ル、
與讀テ勇ト曰フ、從與
ハ獎勵ヲ謂フナリ、與
容聲相近シ。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
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
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

曰即位凡四十二年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
元狩元年十月死

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之畫反謀被罪
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

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
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
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

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

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

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
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

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
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

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伏後案與奴姪

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答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答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

日夜從容動之、鈔大昕曰、從容、漢書將裝ニ作ル、師古將ヲ讀テ裝ト爲ス、將裝亦從與ノ轉ナリ、從當ニ子容切ニ讀ムベシ。
輶車、張矢注、索隱救民之法、札記救氏注ニ作

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鏃矢。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枚。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

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
札記云、元朔六年中五
字衍ナリ、上巳ニ元朔
六年ナ書ス、又衡山ノ
下王字アリ、云フ中統
游毛本王字アリ、他本
脱ス。

元朔七年冬、札記志疑
云、元朔安ソ七年ナ得
ン、乃元朔元年ノ誤ナ
リ。
謀反者未得、札記云、
若刺者ナ漸ニ作ル、疑
フモト所與淮南謀反者
漸得ニ作ル、寫者誤ル
ノミ。

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
聞。卽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索隱曰。贏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輶車鏃矢。與
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贏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贏。以淮南事
繫。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
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
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
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
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
遣中尉安。索隱曰。案漢書表司馬安也。太行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卽問王。王具以情實

坐告王不孝、札記坐王
告不孝ニ作ル、云フ凌
本王告例ス。

信哉是也、札記是下官
字アリ、云フ蔡王柯凌
本官字ナ脱ス。
藩臣、札記云、舊刺藩
ナ藩ニ作ル。

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
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
婢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盡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
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
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
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
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
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輶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
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終

四八六

四八七

史記評林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

史無姦邪盜賊不起。札記志疑云。後漢書郭丹

傳注、引子產邪ノ下遂
爾路侯ノ句アリ、按ズ
ルニ章懷引ク所ノ如キ
ハ、則句當ニ盜賊不起
ノ下ニ在ルベシ、但彼
盜賊ノ句ヲ節去スルノ

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下也。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索隱曰。柵。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

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皇覽曰。叔敖家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

我廬江陵。後常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

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

鄭昭

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

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

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

為相。

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

為相一年。豎子不

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

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

三年。門不夜關。

徐廣曰。一作閉。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

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

壯號哭。老人兒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

子產者云云。方苞曰。子產之非左傳。二具。故二略其成功。舉之。

市不豫賈。方苞曰。賈。市。索隱曰。一定。猶。豫。賈。辭。ナキ。ナリ。

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鄰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

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言能聽。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伏矯制之罪、顏師古曰、矯ハ託ナリ、制詔ヲ奉ズルニ託シテ而テ之ヲ行フ。

黠學黃老之言云云、方苞曰、黠黃老ノ言ヲ學ビ、清靜ヲ好ム、正ニ武帝及ビ諸臣ノ好ヲ亦ナ興シ、民ヲ病スト相反ス。

治務在無爲而已、方苞曰、黠復ニ近シ、然レドモ前ノ郡守ノ治、後ハ九卿ノ治ナリ、其體各異ナリ、故ニ之ヲ分言ス、且服湯文深小苛、武帝文法ヲ分別スト反對、而折犯顔云云、亦公孫弘詐ヲ懷キ智ヲ飾リ、阿諛容ヲ取ルト反對ス。

吾欲云云、顏師古曰、云云猶如此如此ト言フ如キナリ、史其辭ヲ略スルノミ。

無以踰人注索隱勝也ノ下、札記、此作踰、踰謂越過人也ノ二句アリ。

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伏後案。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索隱曰。傅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亦以付人姓名。

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庚。案漢書作瘡。瘡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

以大將軍有排容云云、顏師古曰、能ク貴ヲ降シテ以テ士ヲ禮ス、最モ重シト爲スナリ

野福心不能無少望、顏師古曰、福ハ福ナリ、望ハ望ナリ

觀對之言也日益甚、顏師古曰、其鄙但ナリ

將軍有損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贖馬。索隱曰。賈音時夜反。黃除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

四九八

四九九

應直諫。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唯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瓊曰。無符傳出入爲闕。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

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

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

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

於辰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楚梁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

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使環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即驛

馬謂於置出此句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

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

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

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

非ザレバ、則著サザルナリ、史公蕭相國ニ於ル、萬世ノ功ニ非レバ著サズ、豈ニ於ル社稷ノ計ニ關スルニ非レバ著サズ、所謂辭ハ體要ヲ尙ブナリ。漢陽段宏、札記云、毛本段、索隱本ト合ス、各本段ニ誤ス、注索隱、札記案上ニ段客ニ字アリ、云フ客ハ疑フ容ノ誤ナリ、淮南王傳、中尉段宏、公卿表、段容ニ作ル如シ、攻異謂フ、公卿表、未ダ段宏チ見ズ、疑フ即段容ナリ。段誤於尼、札記再チ羽ニ作ル、云フ段再ニ誤ル。段誤馬長安諸郊、顏師古曰、如環ニ說皆非ナリ、此長安城外四面ノ郊ヲ謂フノミ、邑外之ヲ郊ト謂フ、近郊ハ二十里。

莊為太史、札記云、太疑フ内ノ誤ナリ、漢書大吏ニ作ル。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注、徐廣曰算竹器、錢大昕曰、算ハ匣ト同ジ、士冠禮ニ、爵弁皮弁細布冠各一匣、注匣竹器ノ名ナリ、古文匣チ筭ニ作ル、說文ニ、匣ハ濕米飯ナリ、按ニ涼ハ流ト同ク。

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儼人、瓶師古曰、儼、顧實チ受ケテ載運スルニ作ル、當時其賓客チ逐スルナリ、按

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

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

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

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

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

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

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

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

儼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儼人儼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剛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儼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儼音

二漢書人ナ入ニ作ル、
下句ニ屬ス、注索隱
者同也、札記云、拙說
文檢ニ作ル、獨ノ義ナ
シ、疑フ誤ル。

即傲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傲人取庸直也。或者貨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
述負也。辜較字亦作酷。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酷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
云辜較也。
多述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

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

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

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

至二千石。六七十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

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邾一作邳。○索隱曰。邾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

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與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
翕然。交道勞利。翟公愴旃。

楊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
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
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
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
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
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
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
闕。補過拾遺。切直忠盡。淡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下。雖
少。便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成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直敘。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

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

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

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

儒林列傳注姚承、札記、錢晉石云、承前卷多ク丞ニ作ル。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書ヲ廢シテ歎ズ、儒術是ヨリシテ廢フルヲ歎ズルナリ、孔子六經ヲ修メ、正道ヲ明カニシ、困テ悔イザルヨリ、諸弟子其道ヲ守テ變セズ、戰國ニ至リ、儒術既ニ絶シ、而モ孟子荀卿猶夫子ノ業ニ遵フ、秦學ヲ滅スルニ遭ヒ、而テ齊魯諸儒論絶エズ、漢興リ、七十餘年、天子公卿ヨリ皆儒術ヲ説ク、而モ諸老師尙遺學ヲ守リ、肯テ曲テ以テ世ニ阿ラズ、故ニ武帝一ヒ之ニ擢ヒテ、遺經並ビ出シ、凡此皆

聖人之遺化也。叔孫通禮儀。以秦太常。卜爲リシヨリ。諸弟子其定ムル者。選首ト爲リ。始テ唱歎。歎ジテ學ニ興ル。則稱功。利ニ爲フ。公孫弘。春秋ヲ以テ三公ニ至ルニ至リテ。天下靡然風ニ靡フ。弘既ニ曲學阿世。以テ富貴ニ至リ。禮ヲ興シ。敬ヲ彰ニスル能ハズ。乃博士弟子ナリキ。太常ニ試ミ。卒史ニ補セシメ。勝フニ利祿ヲ以テス。是ヨリ天下文學ノ士多ク。而テ儒者ノ道熄ム。孔孟ヨリ以來。羣儒相承クテ。細滅遺業シ。而テ未ダ皆テ絶エザル者。弘一官ヲ以テ之ヲ敗リ。而テ其名ハ則賢オチ厲マシ。道ノ鬱滯ヲ悼ムトヨフ。甚ダ歎ズ。マカラズヤ。

故子路居衛云云。方苞曰。獨リ五子皆世ノ隆スル所ナリ。言フナリ。此ヨリ外ハ。則隠レテ見ハレザル者ナリ。齊魯之門。札記則ニ作ル。云フ毛本則。各本

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

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爲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

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尙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

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

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

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

世焚詩書坑術士

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尙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

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

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

門二作ル。坑術士注正義三百里。札記三里二作ル。云フ三下百字ヲ衍ス。考證漢書注ニ據テ刪ル。以秦坑儒處。以下爲字アリ。云フ爲字考證増ス。

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

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

次反叛。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

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

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徐廣曰。一作陪。章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

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

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

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

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

高堂生。

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言易自菑川田

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

索隱曰。毋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

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

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

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

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

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

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

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

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

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

漢書百官表。孔臧也。

於趙自董仲舒。錢大昕曰。仲舒。菑川人。而趙趙稱。菑川者。廣川。故趙地。而公孫丞相。菑川人。而齊人。云。朱實。臣會稽人。而齊人。亦此類。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云。王鳴盛曰。二見封禪平準等書。何奴大宛等傳。二於。直筆隱。斯。力。德。林。傳。二。至。則。孫。弘。本。傳。及。他。傳。之。林。傳。則。言。蚡。相。相。為。且。又。詳。二。弘。博。士。弟。子。等。日。可。於。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賦。文。學。之。士。多。曰。曰。其。功。也。

治禮次治掌故。札記云、中統海本大ヲ以ニ作ル、按ニ漢書以治禮掌故ニ作シ、蓋師古曰、治禮掌故ノ官、本文學アリ、禮義ニ習フ者ヲ以テ之ヲ爲ス、又謂滯ノ人ヲ遷擢スル所以ナリ。

請遷擢其秩比二百石云云、方苞曰、凡史百石能ク一藝ニ通ズル者ハ、太常高第秩比二百石者ト並ニ左右内史大行卒史ニ補スルヲ得ルナリ、大行モ亦禮官。

先用鄒多者若不足云云、方苞曰、鄒多キ者ハ、諸經ニ通ズル多キナリ、一藝ニ通ズル以上ハ、掌故ノ缺ニ補ス、故ニ先ゾ鄒多キ者ヲ用ヒ、足ラザレバ、乃掌故ヲ取ルナリ、上ニ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ト云フ、是蓋是官アリ、而テ私附テ博士弟子ヲ以テ其缺ニ補スルナリ、此獨リ掌故ト稱スル者、博士弟子新補スル者ナリ、文學掌故ト稱スル者ハ、新掌故ト爲ル者ナリ、鄒多者ハ、高

第秩比二百石者ナリ、中二千石屬ハ、即左右内史大行卒史ナリ、郡國ハ、即太守卒史ナリ、先ゾ鄒多者ヲ用ヒ、中二千石屬ニ補シ、足ラザレバ、乃一藝ニ通ズル者ヲ擢ビ之ヲ足ス、而テ舊掌故ハ郡屬ニ補スルナリ。

請署功令、蓋師古曰、新ニ此條ヲ立テ、請テ以テ功令ニ遷ス、功令ハ篇名、今ノ選舉令ノ若シ。

香鼎申公、蓋師古曰、香鼎ハ、相係テ役ヲ作スナリ、楊慎曰、腐刑據ナシ。

以教無傳疑、札記云、毛本疑字ナシ、漢書ト合ス。

按ニ漢師古曰、無傳ハ、口其指テ説テ、而テ解説ノ傳ヲ爲サザル也、不至多言、札記至チ在ニ作ル、云フ中統王柯凌至ニ説ル。

太皇太后、錢大昕曰、當ニ寶太皇太后ト云フヘシ。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雍。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

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

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

郢侯文帝元年立爲楚王。

胥靡申公。徐廣曰。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

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

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不傳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

卽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

受詩。申公。縮爲御史大夫。縮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

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徐廣曰。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

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

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

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

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

守。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

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

索隱曰。繆音亡救反。

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

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日。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

食肉不食馬肝云云。顏師古曰。馬肝毒アリ。之ヲ食フ。茲ク人ヲ殺ス。幸ニ食フ。ナキヲ得。湯武ヲ殺ト爲ス。是經義ニ背ク。故ニ以テ喩ト爲ス。此是家人言耳。顏師古曰。家人ハ。僮隸ノ屬ヲ言フ。安得司空城且書乎。楊慎曰。司空城且書。蓋太后怒固ヲ怒營スルノ言。其意入ルニ罪條ヲ以テシ。城且ニ比セント欲ス。顯儒書ヲ律令ニ比スト即フ。非ナリ。

轅固生日。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爲毒也。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案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且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顯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

兒寬位至御史大夫注元狩、札配元封二作ル、云フ爾刻名臣表ト合ス、各本元狩ニ誤ル。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方苞曰、古文ハ科斗文ナリ、時ニ科斗書ル能ハズ、安國伏生傳フル今文中ノ字畫ナ用テ比較シ、之ヲ讀ミ、復二十五篇ヲ得、往時書ナ書フ者、惟伏生、而安國復自其家ニ名ヅク、所謂起其家ナリ、漢時經ヲ傳ル者、各一家ノ說ヲ守ル、故ニ曰、官易者本於楊何之家ト、多於是矣注索隱、漢雅陸曰、河圖疑フ當ニ何圖ニ作ルベシ。

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歟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離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

五二〇

公戶滿意、錢大昕曰、公羊傳ニ、公扈子アリ、公戶疑フ即公扈ナリ。

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次名也。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厭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厭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府。府。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厭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

爾ハ沈滯シテ而テ舉ラザルヲ謂フナリ。破頡而爲圜云云、頡師古曰、嚴刑ヲ去テ而テ爾易ニ從ヒ、巧僞ヲ抑ヘテ而テ敦厚ヲ務ムルナリ。

遂禽侯封之家、札記志註云、禽ハ當ニ災ニ作ルベシ、按ニ漢書夷ニ作ル、頡師古曰、誅除ナリ。

野毳卒入廁、札記云、毛本卒下來字アリ。

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

此老子道經之言。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

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

斲雕而爲朴。

索隱曰。應劭云。削瑀爲璞也。晉灼云。八凋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

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是在

彼不在此。

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

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

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

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

楊。唐初改爲洪縣。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

入上林。賈姬如廁。

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

野毳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

乃拜都爲濟南太守。錢大昕曰。漢表二據レベ、都濟南太守ヨリ中尉ニ遷ル、景帝前七年ニ在リ、而テ都守名ヲ太守ト更ム、乃景帝中二年ニ在リ、則其時太守ト稱スルヲ得ザルナリ、太字行ナリ、按ニ漢書濟南守ニ作ル。

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毳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閻氏。

漢書音義曰。閻音明。小兒痲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閻。鄒氏劉氏音並

同。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

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

徐廣曰。髀脚戰搖也。

居歲餘。郡中不

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

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捐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偶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寧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

操下如束溼薪，顏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溼，其急也。世シキチ百フ

ナリ、物ヲ溼セバ則東シ易シ。

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鉞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賈除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

詐刻傳出關，顏師古曰：傳，八關也。出，所以符ナリ、方苞曰：詐，符篆ヲ刻スルナリ。

其使民、札記云、御覽四百七十三引使使役二作。

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

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

由以宗家任爲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

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

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

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蔭也。言二人與由同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

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

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獯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潞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后稷所封。漢潞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

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

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

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

與汲黯俱爲忤云云注索隱云云錢大昕曰子司馬安之野之姑姊之子以同時仕宦之由野之重之而安之輕之或一時之安俱不出已得之安同車之然亦與二首伏均爲之也

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

劫鼠掠治傳爰書注蘇林曰傳謂傳因也錢大昕曰傳爰書字誤爰書二附スルヲ謂フ、札記云、傳ハ下文傳古職ノ傳ト同ジ、然ルニ舊注曰、爰ハ換ナリ、文書ナリテ其口辭ニ代換スルナリ、既ハ考問ナリ、鞠ハ窮ナリ、之ヲ窮蹙スルヲ謂フ、論報ハ之ヲ上論シテ報ヲ獲ルヲ謂フナリ。

治方中、甄師古曰、蘇氏非ナリ、古、地ヲ甄院ナリ、今荆楚ノ俗、土功築作シ、程課ヲ算スル者、猶方ヲ以テ之ヲ計ル、選課ヲ謂ニ非ルナリ。

盜肉。其父怒。答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

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

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

曰。罪。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

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

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營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

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

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也。於守職之吏。已而

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

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始為小吏。乾

沒。徐廣曰。隨。勞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

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

獄。欲傅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

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云云。方也。曰。寧成周陽。由。前。吏。治。酷。二。過。之。後。之。則。朝。廷。之。法。用。之。益。刻。ナリ。上。以。之。能。下。為。之。而。之。丞。相。私。等。數。其。美。ヲ。稱。ス。ル。二。由。ル。ナリ。又。曰。湯。ト。禹。ト。共。二。律。令。ヲ。定。ム。ル。二。因。リ。而。之。其。交。驩。ニ。及。ビ。交。驩。ニ。因。リ。而。之。其。人。ト。為。リ。ニ。及。ビ。其。後。湯。敗。レ。天。子。禹。ヲ。シ。テ。之。之。實。メ。シ。ム。ル。ヲ。以。テ。因。テ。以。テ。章。法。ト。為。ス。ナリ。故。二。禹。事。ト。連。帶。セ。ズ。而。之。湯。ノ。傳。ニ。入。ル。

上ノ意ヲ承ケ、辭解ナ
著ハシ、其法ヲ決シ、
因テ其事ヲ廷尉律令中
ニ載セ、後ニ疑事アル、
比例製度ヲ得シム、主
ノ明ヲ揚グル所以ナ
リ。

罪常釋聞、札記雜志云、
開ハ當ニ漢書ニ依テ明
ニ作リ、下ニ屬スベシ。

即下戸羸弱云云、顏師
古曰、此下戸羸弱ニシ
テ、湯佐助セント欲ス
レバ、文ヲ具シ之ヲ奏
スト雖モ、而モ又口奏
言ス、律令ノ文合ニ此
罪ニ致スベシト雖モ、
上ノ親察ニ聽カズ、蓋
此人ノ爲ニ思存ナ希フ

ナリ、是ニ於テ上湯ノ
言ヲ得テ、往往其人ノ
罪ヲ釋スナリ、未ダ奏
セザルノ前、口奏メ之
テ言フニ非ズ。

告緡令注正義每千錢一
算出一等、札記云、出
字疑フ當ニ一算上ニ在
ルベシ、而テ一等二字
ヲ行ス、然レドモ平準
書ト合ハズ、當ニ脫誤
アルベシ。

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

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

之揚主之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

徐廣曰。應一作權。

鄉上意所便。必引

正監掾史賢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賈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恐

味不從

至此也。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

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

非常釋聞。

徐廣曰。詔答問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

罪。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

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

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戸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

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

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

先言皆見原釋。

湯至於大吏。

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

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

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

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

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

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

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

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

謂緡。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井富。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

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閒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

使蕃臣不自安。札記云。黃對蕃臣作也。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方苞曰。湯ノ敗ルル所以。事緒多端ナリ。此ヲ用テ關鍵ヲ爲スニ非ザレバ。則散漫シテ紀ナシ。

使人上發變。劉奉世曰。發變ハ。姓名ナクシテ變ヲ上ツル者ノ如キナリ。告文姦事下湯。札記下ノ上事字ヲ重ヌ。云フ

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害。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

五三七

五三六

蔡中統游毛本吳校元板
並ニ事字アリ、按ニ漢
書亦アリ。

第案導官、顏師古曰、
導ハ導ナリ、米ヲ導
ナ主ルヲ以テ導官ト曰
フ、事百官表ニ見ユ、
時ニ或ハ儲君皆稱ルヲ
以テ、故ニ權ニ此案ニ
寄在シ之ヲ案ケ、本獄
所ニ非シナリ。

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
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
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
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
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
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
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
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
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
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五三八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方苞曰、句法先ノ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敗ト同
也。

固心望、札記云、舊刻
心ヲ怨ニ作ル。

皆欲死之、札記皆ナ常
ニ作ル、云フ中統游毛
本常、他本皆ニ誤ス。

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
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曹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
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
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
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
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
末。越王句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
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於湯。湯數行丞
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

湯左田信等、蘇師古曰、之ヲ左ト謂フ者、即人正身ヲ除ク外、又其左右者ヲ取テ考問スルヲ言フ。

使八輩簿責湯、蘇師古曰、文簿ノ次第ヲ以テ一之ヲ責ムルナリ。

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謂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日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

五四〇

趙禹中廢云云、方苞曰、禹、湯ト同ク起リ、而テ死、湯後ニ在リ、故ニ牽連シテ以テ書ス。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呼。孟康音翻。以醫幸王太后。王

湯左田信等、顏師古曰、之ヲ左ト謂フ者、即人正身ヲ除ク外、又其左右者ヲ取テ考問スルヲ言フ。

便八輩源實湯、顏師古曰、文源ノ次第ヲ以テ一ノ之ヲ實ムルナリ。

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詣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

趙禹中廢云云、方苞曰、禹湯下同、起、而、死、湯後ニ在リ、故ニ牽連シテ以テ書ス。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吁。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

補其爲可使者、札記雜志云、索隱本求爲可使四字、今本補二作、疑、後人漢書二依、改、

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到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嗾之。至冬。徐廣曰。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索隱曰。謂求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

徐廣曰。少時。椎埋爲姦。

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

已而

暇アラズ、故ニ是ニ至ヲ始テ年歳ヲ補記スルナリ、札記志疑ニ、一當ニニニ作ルベシ。

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之旁郡國梨來、札記云、
梨來本郡、注同、云
作、漢一本ナ引テ追
求ニ作、漢書ニ依
テ改ム。
令冬月益展一月云云、
顏師古曰、立春ノ後復
刑ヲ行ハズ、故ニ云フ
然リ、展ハ伸ナリ。
徒諸名禍猾吏、札記云、
索隱本徒諸名禍猾吏ニ
作ル、漢書徒諸名禍猾
吏ニ作ル、雜志云、名ハ
即召ノ、徒諸ハ皆猾
ノ、徒諸ハ又徒諸ノ
謂ナリ、當ニ徒諸名禍
吏ニ作ルベシト、按ズ
ルニ、疑フ諸字誤ラズ、
但諸倒ノミ、當ニ徒諸
諸猾吏ニ作ルベシ。

尹齊者云云、方苞曰、
尹齊温舒ト相代リ中尉
ト爲リ、而テ死又相次
グ、故ニ來連シテ以テ
書ス。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

漢書作追求。索隱曰：梨音梨。梨，比也。

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

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

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

徐廣曰：有殘刻之名。

○索隱曰：案漢書作徒諸名禍猾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

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

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

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

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

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

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

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

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殺為之。

河南守

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

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

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

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賊為庶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

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

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

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劾。

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

中。○索隱曰：劾，受投書之器。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

○索隱曰：伯，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

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

居廷惛惛、札記云、漢書廷々々ニ作ル、疑フ史誤ル。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方苞曰、吏苛察ノ史ハ、當ニ使ニ作ルベシ、温舒方略ヲ爲シ、豪惡吏ヲシテ盜賊及ビ惡少年ヲ苛察セシム、即投劒購告言姦、是ナリ、苛ハ劒ナリ。
以牧司姦盜賊、札記云、牧、漢一本ナ引テ收ニ作ル、漢書ト合ス、漢

舞文巧詆云云、顏師古曰、法下罪巧詆爲詆、而天下戶ノ狡猾者ヲ治シ、用テ大豪ノ家ヲ調動ス、然ル所以ノ者ハ、大豪中權要アリテ、治スヘカラザル爲ノ故ナリ、董份曰、然ハ火ナリ、以テ煎逼スルヲ言フ、今人狐鼠ノ穴ニ於テ、亦嘗テ之ヲ火攻ス、温舒即勢アルノ家ヲ爲スル能ハズ、故ニ下戸ヲ巧詆シ、而テ大豪ニ煎逼シ、之ヲシテ懼テ知ラシムルノミ。

覆中尉脫卒、顏師古曰、脫漏シテ卒ト爲ラザル者ヲ覆校スルナリ。

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入。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

五四八

尸亡去歸葬、札記云、漢書尸亡妻ニ作ル、疑フ史誤ル、然ルニ徐氏民據本、已ニ尸ニ作ル。自温舒等以惡爲治、札記志疑云、此ヨリ以文辭避法焉ニ至ル、乃漢書減食傳尾ノ語、後人妄ニ取テ史ニ入ル、總衣ヲ使テ盜ヲ治ムル事天漢元年ニ在リ、沈命法ハ更ニ後ニ在リ、史文ニ非ル明ナリ。

其治、札記云、吳校元板此ニ字ナシ、按ズルニ、上欲爲治者ト云フ、則此ニ字費ト爲ス、漢書ナシ。

小羣盜以百數、札記雜志云、盜字後人ノ加フ所ナリ、漢書ナシ。

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王
 鳴盛曰。漢書通行飲食
 坐相連之作。被尹賞
 傳云。守長安令。捕
 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數
 百人。皆劫以爲三。通三
 飲食。又元后傳。三
 緇衣御史。勝之等。發
 殺二千石。誅二千石以
 下。及通三行飲食。坐連
 及者。トアリ。通飲食ノ
 義此ノ如シ。後漢書陳
 寵傳。寵子忠上疏曰。
 通三行飲食。罪致三。大群
 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
 過致。資給。與同罪也。
 ト。飲音隆。食音寺。
 其小吏。札記其下後字
 アリ。云フ。漢本後字ナ
 脱ス。

猶弗能禁也。乃使直指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
 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
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 日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
度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云。沈沒也。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
 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
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厩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
官有大厩。各五丞一尉也。 官事辦。

五五〇

王溫舒免中尉。漢書爲
 中尉。作。有光曰。
 溫舒未嘗免。免。免。免。
 爲字。作。是。是。是。

案。遺失亡。顏師古曰。
 房入。冠。爲。ス。ニ。因
 リ。而。人。者。甲。兵。倉。廩
 ナ。失。フ。ナ。期。フ。ナ。リ。

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
 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
 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
 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
 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
 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 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
正義曰。郡。令。今。岐州 令格殺信。岐縣北。時屬右扶風。 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
過版處 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 義縱爲南陽守。以爲
○索隱曰。杜衍地名也。 爪牙。舉爲廷尉。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

五五一

著爲律疏爲令、類師古曰、著ハ明表ナリ、疏ハ分條ナリ、類ハ類ナリ。

郡吏大府舉之廷尉、類師古曰、孟敏非ナリ、舉ハ皆ナリ、郡吏大府皆廷尉ニ歸スルヲ言フナリ、大府ハ丞相御史大夫也、連逮證案スル者、遠近俱ニ來

獄ニ會シ、以テ鞠ヲ聽クナリ、內吏ト外吏ト相表裏シ、因テ章内死スル所ノ罪狀ノ如ク賈テ承伏セシム、其外吏枉横ヲ告劾シ、而テ皆テ連ニ服セザル者ハ強テ笞掠ナリ以テ之ヲ定ムルナリ。

周中廢、札記志疑云、此下後人ノ摺入ナリ。家兩子夾河爲守、錢大昕曰、夾河ハ、河内河南ヲ謂フナリ、褚先生田仁三河ヲ刺舉スルヲ敘シ、是時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ノ父子弟ト、即此ニ云フ所夾河爲守者ナリ。杜周初徵云云、方苞曰、馮湯尙能貧、而テ周ハ則家富巨萬ナリ、郵都尙能節ニ官下ニ死シ、妻子ナリ順ミズ、而テ周且子孫ノ爲ニ富ナリ、故ニ是ヲ以テ統テ終フ。太史公曰云云、王鳴盛曰、論十人ト稱ス、蓋郵都、張湯、周陽由、馮舒、張湯、張縱、王溫舒、尹齊、滅宣、杜

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

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

用罪深刻至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索隱曰。次。至也。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

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

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

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

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刻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

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

五五三

五五二

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

至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

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

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

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

矣。

太史公曰。自郵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郵都伉直。

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

周ナリ、而シテ其殺首中、又侯封前錯二人ヲ帶、共二十二人ナリ。前錯劉深ト雖、充文學ヲ以テ進ム、子長之ヲ抑ヘ、刀筆吏及ビ攻剽豪強ヲ爲シ、推埋殺テ爲ス者ト伍スルニ忍ビズ、故ニ只帶鐵ヲ用フ、侯封ハ、則鐵首中ニ於テ明ニ之ヲ目シテ酷吏ト爲ス、而テ數ヘザル者、子長ノ意、酷吏惟郵都景帝ノ時ニ當ル、餘ハ皆武帝ノ世ニ盛ナリ、侯封ハ高后ノ時ノ人ナルヲ以テ、故ニ略シテ數ヘズ、都傳中ニ於テ、特ニ提シテ是時民朴長罪自重、而テ都獨先嚴酷致行法ト云フ、民朴ニシテ即チ長レバ、則固ト重法ヲ事トスル所ナシ、而テ都獨リ嚴酷チ先ニス云云ハ、深ク都實ニ首惡チ著シ、以テ世戒ト爲ス也、次ニ齊成周陽由チ敘ス、皆景帝ヨリ武帝ニ入ル者、而テ又特ニ提シテ武帝即位、吏治尙循謹也、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ト云フ、末又之ヲ結ビ、自成出

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更類此由等ト云フ、酷吏多クシテ世ニ在ルヲ見ハスナリ、又趙禹チ大テ、而禹晚節、吏愈嚴、而禹治反名爲平、實フ、其用意此ノ如シ、後又詳ニ盜賊滋起リ、官事耗廢スル、皆酷吏ニ由テ致ス所チ述ベ、乃又傳酷吏稱其位ト云フ、一ニ自ラ相矛盾スル者ニ似ル、其詞チ紆ニスルノミ、又曰、十二人中、獨チ免レ良死ヲ得ル者、僅ニ趙禹、尹齊、杜周三人ノミ、乘市セラルル者五人、自殺スル者三人、兇針セラシル者一人ナリ、楊僕應ニ提行別起スベカラズ、必是後世陋儒ノ改ムル所、子長ノ元本ニ非ズ、班氏此ニ因リ、送ニ楊僕ヲ以テ酷吏數中ニ列ス、子長數ヘザルナリ、詳ニ史記原文チ既ヘバ、自ラ明、且提將軍ト爲ル、班征伐ノ事チ以テ、皆酷吏傳ニ入ル、尤モ不類ナリ。取湯以知陰陽云云、方苞曰、湯、奪ノ陰陽、及

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徐廣曰。一本此無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檀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螫。索隱曰。蝮音蝮。蛇。螫音至。以言苛酷比之。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圓。禁暴不止。奸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根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虐。怒

五五五

五五四

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黃震曰。郵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卻。爲治雖尙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願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爲治。至于文景。其民無不獲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爲一變。未幾。寤成以陰劾之資。而效之。自寤成趙由之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推所自來。誰實防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郵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郵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其便。亦有取焉。末則悼其人。無有自脫于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則當時之吏也。何庸酷也哉。
〔增〕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爲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城謂湯之後。安世爲相。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其并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爲信史。元城又謂遷。致臣忠。固。致子孝。致忠。恐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怪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貧。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死之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武帝ノ陰陽ヲ知ルナ
 名美ニシテ而テ實
 惡ナル者、事ノ陰陽ナ
 リ、内多欲ニシテ而テ
 外仁發テ施ス者、武帝
 ノ陰陽ナリ、武帝事ナ
 興シ發テ開キ、財賦ク
 森生ズ、刑威ヲ假テ、
 以テ之ヲ封サント欲
 ス、而テ陽ニ儒術ヲ慕
 フ、湯因テ博士弟子ヲ
 請ヒ、尙書春秋ヲ用ヒ、
 疑法ヲ存ス、所謂知陰
 陽、皆此類ナリ、惟陰
 陽ヲ知ル、故ニ人主與
 二俱ニ上下シ、以テ其
 辯ヲ迷ケ、其當否ヲ辨
 ズル所ハ、即傳ニ載ス
 ル所ノ上所是受而決法
 者ナリ、國家賴其便者
 ハ、之ヲ私ニ便ニシ而
 テ民ノ害ヲ顯ミザルナ
 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五五六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五五七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爲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亡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爲結局。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

大宛列傳索隱曰。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董份曰。此傳決シテ褚先生ノ能ク撰次スル所ニ非ズ。

大宛之跡云云。方苞曰。漢大宛ヲ伐ツ、張騫死

社ニ在リ、而テ此篇前
幅ノ事、此ニ語ルニ非
ザレバ、首尾相應ズル
能ハズ。蓋漢中人、札記云、
索隱本張字ナシ。
以其頭爲飲器、類師古
曰、匈奴傳、破所ノ
月氏王ノ頭ヲ以テ共ニ
血ヲ飲テ盟フト、然ラ
バ則飲酒ノ器ナリ。

堂邑氏故匈奴、札記云、
索隱本故字ナシ、漢書
亦ナシ、蓋此即胡字ノ
誤行ナリ、亦或ハ下文
故胡人ノ語ニ因テ之ヲ
増ス。

經匈奴、札記云、索隱
本經字徑ニ作ル、按ニ
漢書亦徑ニ作ル。

漢大宛國。○索隱曰。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

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涼州本

以其頭爲飲器。章昭曰。飲器。榘榘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

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

奴中。索隱曰。更。經也。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

奴甘父俱出隴西。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略

其姓號也。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日月氏在

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

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

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爲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

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徐廣曰。一

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爲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

爲臣而爲之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

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爲疏者。留歲餘。還竝南山。正義曰。竝。白浪

發導驛。札記解字釋二
作ル、云フ蔡中統王本
釋、他本驛ニ作ル、後
補駁曰、驛驛二字、後
ノ鳥孫發導驛送騫過テ
驛レバ、則此驛亦當ニ
驛ニ作ルベシ。

臣大夏而居、札記云、
中統游毛本居下之字ア
リ、索隱本、合ス。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

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

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閩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

故時羈屬。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

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千里。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

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

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

大月氏注、正義康秦國傳、札記康秦外國傳、作、云、官本限、外、各本泰、泰、二、誤、シ、外、字、ナ、脫、ス。

安息注正義曰地理志、札記云、漢書地理志此文、シ、後漢書西域傳二見、云、京西萬一千二百里、云、按、云、漢書西域傳、安息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後漢書、安息國居和樹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文並、合、ハ、ズ、西、關、後漢傳、安、息、二、作、ル、自、乘、海、札、記、自、此、南、乘、海、二、作、ル、云、フ、此、南、二、字、後、漢、書、二、依、テ、補、フ。

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

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

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

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羅國。西行三千

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

錢。效王面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

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

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

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

行以爲書記。

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

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鞞。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

黎軒注土地金銀奇寶。札記地多三作。云。地二。考證後漢書。二。據之改。中。州。云。州。當。三。州。二。作。ル。ベ。シ。御。覽。八。百。二。十。異。物。志。引。云。斯。謂。國。有。大。洲。白。鼠。皮。云。フ。皮。疑。フ。當。ニ。毛。ニ。作。ル。ベ。シ。擲。之。滋。息。札。記。擲。ヲ。補。ニ。作。ル。云。フ。植。ヲ。擲。ニ。誤。ル。云。證。改。

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瑠璃。瑯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礎。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水精爲礎。海島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開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辟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卽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

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戈

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

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

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鴉。身蹄略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衆甚多。往

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

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顏云。今香刀

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與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卽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西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賓國南二千七百里。于賓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馮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

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

無大王長。札記雜志云。王當漢書。三。依。君。二。作。ル。ベ。シ。御。覽。四。夷。部。史。引。君。長。二。作。ル。

齊身蹄略。札記云。漢書注。大爵及齊身似。齊。此。其。文。字。刪。節。ス。ル。ニ。似。タリ。然。ル。ニ。彼。此。皆。脫。誤。アリ。彼。文。附。ハ。卽。此。字。ノ。誤。而。テ。此。文。斷。斷。二。字。當。二。例。ス。ベ。シ。西王母而未嘗見。注正義。長安。考。老。札。記。長。老。二。作。ル。云。フ。長。下。安。晉。二。字。ヲ。衍。ス。考。證。刪。ル。多。引。大。荒。西。經。考。證。云。大。荒。西。經。此。文。ナシ。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云。フ。各。本。此。下。又。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八。字。ヲ。衍。ス。官。本。ナシ。

藍市城、札記云、毛本
市ナ氏ニ作ル、後漢書
ト合ス、漢書臨氏城ニ
作ル。
身毒國注身或作訖、札
記訖ナ乾ニ作ル、臨兒
國ニ云フ疑フ誤アラン、
隨地ナ隨地ニ作ル、云
フ官本隨、各本隨ニ隨
ス、即經稱河者也、云
フ河上當ニ恆字ナ脫ス
ベシ、圖投驢馬、云フ投
字疑フ誤ル、也飲見佛、
札記飲ナ飲ニ作ル、云
フ欲ナ飲ニ隨ス、今正
ス。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徐廣曰。身或作訖。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璆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驢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

五六六

注以指畫名、札記名ナ
石ニ作ル、云フ石ナ名
ニ隨ス、錢鑿石水經注
ニ依テ改ム。

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臨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

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

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

國臨大水焉。

正義曰。大水。水河也。

以窳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

如淳

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

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

五六七

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塞

言爲然。乃令塞因蜀犍爲。正義曰。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閒使四道並

出。出驩。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驩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焚

閉氏注正義白菟羌。札記狗二作。

正義曰。契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契。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

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笮縣屬越嶲。音昨。案南越破後殺笮侯作笮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笮。白菟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

方閉。嵩。昆明。正義曰。嵩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

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

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嶲。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嵩。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

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

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

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新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

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死亡多。

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

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

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

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曠肉蜚其上。徐廣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札記雜志云。城當二城字。誤。ト爲ス。漢書。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二作。史殺字。ナ脱ス。

守於西城、札記雜志云、
城亦城ノ斷ナリ。

曰。讀廉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
史記亦作廉字。○索隱曰。廉音銜。豨亦飛字。
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
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
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
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
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
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
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
然。拜蹇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
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蹇既至。烏孫。

五七〇

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蹇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
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蹇諭使指曰。烏孫能
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
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
欲移徙。王不能專制。蹇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
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
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
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
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
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

五七一

發因分遣副使云云、方
卷曰、大宛ノ跡、塞月
氏ニ使スルヨリ見ハ
ル、其兵端ハ、西北國
ニ使スル者宛塞馬多シ
ト稱スルニ起ル、故ニ
此ヲ川ヲ關鍵ト爲ス。
宛後知其廣大、札記云、
中統本與板金板、宛漢
地廣大ニ作ル。

塞空注塞開空通也、札
記云、游本開空倒ス。

自博望侯塞死後、方苞
曰、此篇、前半ハ使ヲ
西北國ニ通ズルヲ記
ス、後半ハ通使ヲ以テ
兵端ヲ起スヲ記シ、而
テ宛ヲ伐ツニ終ル、故

ニ鳥孫馬ヲ獻ズルニ因
テ、預メ後宛馬ヲ得ル
ニ入ル、以テ中間ノ關
鍵ト爲ス、而テ鳥孫ニ
通ズルハ、乃塞ノ本謀
ナリ、故ニ特ニ白博望
侯死後ヲ書シ、塞首ト
相應ズ、然ル後首尾脈
絡併テ相貫通ス。
若川其南注漢書作及、
札記云、今漢書通ニ作
ル、徐據ル所ノ本、蓋
乃字ノ誤ナリ。

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塞。

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塞還。塞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

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塞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

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

餘。塞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

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

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塞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

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

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

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

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

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

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

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

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

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

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

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嵩汝山等郡也謂之初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者後皆叛而併廢之也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

蘇氏母問所從來、故師古曰、遠近ヲ禁限スルヲ為サズ、家人私謀ト雖モ、並ニ募ニ應ズルヲ許ス。

樓蘭姑師注即車師、錢大昕曰、車姑聲相近。

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

五七五

使徐廣曰爲中郎將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

之封恢爲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昭

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

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

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

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

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

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

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

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及宛西小國隴潛

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方苞曰二語多駢非鳥孫富人馬其王馬千匹至則其王馬千匹以幣下爲之聘而漢君臣廷議之要スルニ必先聘ヲ納レ始テ女ヲ遣ルヲ以テス大ニ國ヲ辱スルヲ見ハスナリ

黎軒善眩人、札記雜誌云、後人上文善眩ト云ナリ以テ善字ヲ加フ、漢書張敖傳ナシ、索隱本

倉庫府藏、札記云、倉字誤ナリ、當ニ漢書ニ從ヒ各ニ作ルベシ

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環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

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

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

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尙驕恣晏然未可詘

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畱苦及至漢使非

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顏師古曰：漢時使二隨，外國出，出者謂其少年，少從，下爲，總其少年，二，而

使二從，升官，升，事班固，弟仲升，與，進熟，或，是，進見，天子，熱，故，以，熱，未，必，然，注

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曾有人於積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馬言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

疆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燉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

五八〇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一本作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

五八一

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薄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

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

正義曰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

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

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

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

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

恐畱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

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

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

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

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

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

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

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

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

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

偵而輕之、札記雜志云、漢書偵字實二作ル、師古曰、特ナリ、則偵乃偵ノ誤ナリ、偵ハ實ト同ジ。

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

五八四

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